



家有相机

■徐林

我家里珍藏着两台几年前曾用过的照相机。它虽已陈旧略有破损，但我一直舍不得处理，甚至倍加珍惜！每每看见它们，便五味杂陈，百感交集，因为它们给了我战胜挫折的勇气和信心。

上世纪 80 年代初，由于家庭经济窘迫，中学一毕业便回到山村务工挣钱，以减轻家庭负担。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报纸上看到省城一所业余摄影学校开办新闻摄影培训班的一则消息后，心想学摄影不但能通过摄影捕捉到更多的新闻，还可以帮人照相维持生计，于是在家人的支持下花“巨资”买了一台国产 4B 型“海鸥”牌 120 照相机，只身一人跑到省城学习。两个月学成回来后在家边劳动边照相，业余时间试着给报社投稿，没想到一年下来，竟有十几(幅)照片被省、市级报刊采用。1986 年，我应征入伍来到厦门，被安排当了一名战士报道员。在新兵连时，一位摄影记者手里拿着一台“美能达”相机在采访，我羡慕不已，心里也萌发了搞摄影的念头，下决心把战士的英姿反映到报刊上去。于是让家里把那台国产 4B 型“海鸥”牌 120 照相机寄到部队来，从此我人上哪儿相机带到哪儿，做到机不离身。一个炎热的夏天，在去连队的路上，发现一村庄一处浓烟滚滚，职业的敏感使我立即下车朝着事发地点奔去，迅速地掏出相机，找准角度，连拍数幅，写好文字连夜送到驻地媒体，次日被刊用在显著位置上。一次，去万石植物园，当发现一名身穿军服的现役军人带着他可爱的女儿在草地上玩着，此时的小女孩一个劲地把军帽往自己头上戴，我立即上前抢拍了几个镜头，没想到这幅取名“长大我也当解放军”的作品获得厦门市举办的摄影比赛三等奖，这极大地鼓舞了我。

90 年代，许多爱好摄影的人手里大多拿的是 135 牌的照相机。我何尝不想？我试着给家里写了一封信，理解儿子的父亲甘愿把一头母猪卖了，给我寄来了 200 元钱，在战友余晓勇的帮助下我借钱买了一台“海鸥”(DF—1) 型单反照相机和一台放大器，并自费买来胶卷，就这样搞起了摄影来。

一份汗水一份收获，我的摄影作品不仅刊登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福建日报》《厦门日报》《厦门晚报》等报刊杂志上，且有 80 多幅获得各类奖项，有的还被永久性地收入国家档案馆。与此同时我还加入了中国摄影家协会，并通过考试获得了国家社会劳动保障部颁发的高级摄影师职称证书，事迹被《解放军画报》《新闻与成材》用整整一个页码作了报道。

现如今，随着数码产品的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人有了自己心仪的数码相机。我深知数码相机功能完善，操作简单的特性，更重要的是数码相机不用胶卷。2006 年，我从部队转业，狠下心来从有限的经费里拿出 3 万多元买了一台“佳能”(EOS 30D)820 万像素的高性能数码相机。

为了尽快熟悉和适应数码相机的性能，上电脑查资料，跑书店买影像书籍，很快使自己的数码知识进步迅猛。如今我更是离不开它了，而且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为买胶卷而心疼票子，有时一天之内，照上几百张数码照片，有用的就留下来或与影友们一起欣赏，没用的就删除掉。我常常坐在电脑桌前，如痴如醉地欣赏自己的“孩子”，自得其乐，不亦乐乎。



喝茶

■崔立

一直以来，赵光明都有喝茶的习惯。

最早的时候是在下面的人怂恿下尝试着喝，可这一喝似乎就此喝上了瘾，这一喝居然就喝了几十年。

退休前，别人把赵光明叫赵局，可退下来后，尊敬些的，会叫声赵老，更多的人，都是叫老赵。被人老赵老赵叫着，赵光明心中总觉得有些不是滋味。

一天，赵光明一个人闷闷地坐在家里喝着茶，老朋友钱聪明找上了门，钱聪明比赵光明早两年退，退之前，钱聪明也是局长。赵光明和钱聪明因为日常公务而相识，又因为都喜好喝茶，彼此成为好朋友。

钱聪明看着赵光明满脸带着愁容，似乎早看透一样，呵呵笑着，说，老赵，是不是退下来不习惯了啊？赵光明看了钱聪明一眼，嗯了一声。

钱聪明拍了拍赵光明的肩膀，说，在两年之前，我就有和你现在一样的心情。

不过，我们还是要学会给自己找乐子。钱聪明说着，又指了

指赵光明手中的茶，说，譬如这个你喝了几十年的茶，你知道这个茶的缘由吗？还有源远流长的茶文化吗？

赵光明想了想，忽然摇了摇头。

钱聪明从随身带来的包里掏了几下，然后递给赵光明一张听课证，微笑着说，这不，我给你报了一个茶文化的课程，你可以去听听。

赵光明接过听课证，按着上面的听课时间就去了。

还别说，这茶文化课程赵光明一听还真听上了瘾，以前一直是喝茶，喝各种各样的名贵茶叶，听了课才知道，这茶文化在中国可是有悠久历史的，最早兴起于唐朝，并盛行于宋、明两朝。茶文化包括茶叶品评技法、艺术操作手段的鉴赏、品茗美好环境的领略等整个品茶过程的美好意境。其过程体现形式和精神的相互统一，是饮茶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现象。

有一天，钱聪明去赵光明家坐时，喝着赵光明给泡的名贵茶叶，钱聪明忽然说，老赵啊，你

还真喝得起啊。

赵光明只有苦笑，其实退休前别人送的那些名贵茶叶早就喝完了。赵光明让老伴去买过几次，可那昂贵的价格，在某一次后，老伴不自觉地嘀咕着，说，你不能喝点便宜些的吗？你又不是在任上，家里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茶叶啊。

赵光明也明白老伴的意思，可赵光明就是喝不惯那些便宜茶叶。连俗话都说，一分钱一分货，这便宜茶叶，真和名贵茶叶有很大的口感区别啊。

赵光明说了自己的苦楚，钱聪明听着，只是微笑地告诉赵光明，你该去再多听听茶文化。钱聪明的话说得有些讳莫如深。

赵光明细细地研究着茶文化，但总觉得还有什么东西总是摸不透。

有一天，闲来无事，老伴让赵光明去外面的菜市场走走。这是赵光明第一次去菜市场。赵光明原本是不想去的，可看看老伴手上正忙着，推诿不过，也就去了。

按着老伴指的方向，赵光明



风雅龙湖

■王向



烟雨漂洗的龙湖，在朦胧的湖光春色里，因了那亘古不变的伏羲故土，肃穆的太昊陵，从远古的流光里，有着不褪色的繁华。城门虽是拆去，拆不去历史遗存的记忆。那在岁月陈旧去的老街，古色古香里彰显传统的民族建筑文化，沉积得那样的厚重，那样的辽远。

五月的陈州，平静的湖面，因了绕堤的新柳里的蝉唱，已是临夏时分了，连那粼粼波光里，也不藏春色去。弦歌湖北面的太昊陵，在新世纪最后的春风里，落尽了繁华。不见了二月古会的沸腾，惟那无数香客们，虔诚朝拜的痕迹，在斑驳的祈福求子壁，在生长葱郁松柏的伏羲墓，在悠迢的午朝门石阶甬道，见证着一年一度，风集云会又潮水一样，退去的无限繁华。只在那习惯的晨钟暮鼓声里，统大殿前坚守着一些老虔婆们，为那些远途来的香客们，提供线香黄裱、布老虎泥泥狗，那些因古会，而派生出的种种玩意儿。

这是一次庸常的集会，和那些或多或少，留下足迹的历史人物相比，这是一位地方学者，钱良营先生作导游。从他娓娓讲述中，引领我们走进了淮阳的古往今来。

弦歌台上北眺，那丢落在烟波浩渺里的目光，充满了迷惘。无法设想遥远的春秋，陈蔡被围的圣人，在穷途的湖畔，抚弦而歌中是否也有无奈的叹息。咫尺外的大殿内，落魄的卫辉才子徐

但距离赏荷、芦花浅飞还有些日子。不管你选择哪一个季节，都无法尽收龙湖两岸的风景。惟那随处可见的史迹，在清粼的湖畔，浅翔的鱼儿，和风扬着野草花香里，嘴嚼涵咏不尽的风雅。

从太昊陵午朝门前的广场南去，穿过湖堤婆娑的柳荫，弃岸登舟，在桨声里向龙湖的深处游弋。眺望那水天一色的世界，在净化的思想里，细细寻觅那场为大秦帝国敲响丧钟的农民战争。揭竿而起的陈胜

世昌，正匍匐在至圣先师的座下磕头。那背负的行囊，除了结义兄弟，袁世凯赠送的银子私谊外，更是春闹的梦想。孔子的金身塑像，在久远的流光里，褪色去也剥落去。但左右每一个读书人，生命过程的辉光，依然令这个在异乡设馆课童的才子，在离开陈州，远赴京师会考之际，向圣人磕头祈佑。弦歌台正殿面阔七间，进深三间，单檐歇山，飞檐斗拱，绿色琉璃瓦顶，四周回廊，石柱擎托。正门两侧雕刻对联，堂上弦歌七日不能容大道，庭前俎豆千年犹自仰高山。古今多少学子，匍匐在圣人座下，在祈祷中感受儒学的辉光，憧憬《论语》赋予他们的襟抱和梦想。

远处的湖面上，纸鸢似的飘着，五七只撒网的船儿。湖畔的柳荫里，依旧迸发出吹弄柳笛，无序的响声。芦苇从湖底冒出绿色的秆叶儿，

诗二首

记忆中的老屋

■贺红

记忆中的老屋
它小布瓦上的瓦松
淡黄的花朵还是那样不起眼
屋里的老粗布床单、粗瓷碗、大疙瘩盐
和墙角挂的一串山楂项链
争着向我嘘寒问暖
我是老屋最小的主人
这里的王
我必须像雪人靠近蜂窝煤炉
把自己变小、变软，才能穿上
压在箱底的对襟小花袄和灯芯绒棉鞋

抖落窗子上的灰尘，我看清屋角
兀自独立的小铁桶里的半桶水
那是更漏，是下雨天从露天房顶
闯进来的雨
和奶奶舀出的从老鼠洞渗进来的水
还混杂着我童年的两行泪

梅瓶中的腊梅在述说

梅瓶中的腊梅在述说，它
金黄色的薄嘴唇一张一翕，似要把
藏匿于便便腹中的心事和盘托出
它语音清脆，语速急促
一些语言天女散花般飘落
还有更多的拥堵于喉头
时刻准备奔涌而出

梅瓶中的腊梅似乎什么都不说
它抿着小嘴唇，羞怯怯的样子，只是
那散落一地的字根、字、词语和句子
都证明它曾经的述说，那些
冷香抵达房间每个角落，润物无声